

C02 文娱时评

【文化谭】语言规范是否太快了？

保护濒危方言,保护整个汉语的多样性,最重要的就是要取消对语言的过度规范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每一次修订,都会受到媒体和民众的关注,第6版的出版也不例外。媒体报道称,这次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最大限度地跟上时代脚步,收录了像宅男、宅女、两限房、群租、北漂、拼车、愤青、闪婚、傍大款、香蕉人、小皇帝、蚁族、月光族等大量时髦词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间语词的活跃。新创造的流行词越来越多,人们也开始自发地制造与传播新词。

但是否急于把这些新词收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仍值得探讨。语言和文字的规范虽有利于人们的沟通,但必须经过时间和历史的考验,过于强调跟进时代,肯定会造成语言的僵化。语言的规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,要尊重语言发展自身的规律。“五四”是一个新词大量涌现的年代,很多新词留下来了,但也有大量新词随着时间流逝,已被淘汰,像洋火、梵哑铃、司的克等。改革开放之初,也流行过很多新词,像万元户、走穴、倒爷等,现在人们也极少使用。

如果把这些词过早编入词典,规范下来,反而会影响到语言的自我淘汰与发展。语言规范是一件复杂的工作,既要考虑到它的稳定和继承,也要给它充分的自由,允许它自我发展与变化。只有到新要素积累到一定历史时间,才有淘汰旧要素和规范的必要。60多年来,因为语言规范工作做得过快,已使很多地方的方言濒临衰落或消失,普通话从方言中汲取的营养也越来越少,语言多元、进化的迹象变慢。

有人说我们进入一个“烂语文”时代,我是赞同的。这其实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教育体系等对语言的过度规范有关。由于对语言管得过宽、过死,凡是经过10多年教育的人,会天然反感像真理、高尚、境界等这些高雅的词。网络之所以新词层出不穷,也是这种逆反心理导致的。一方面有关部门天天强调语言、词汇规范的重要,一方面民众急速地向“烂语文”方向堕落,这就是中国语文和语言的真实现状。语言有着自己的生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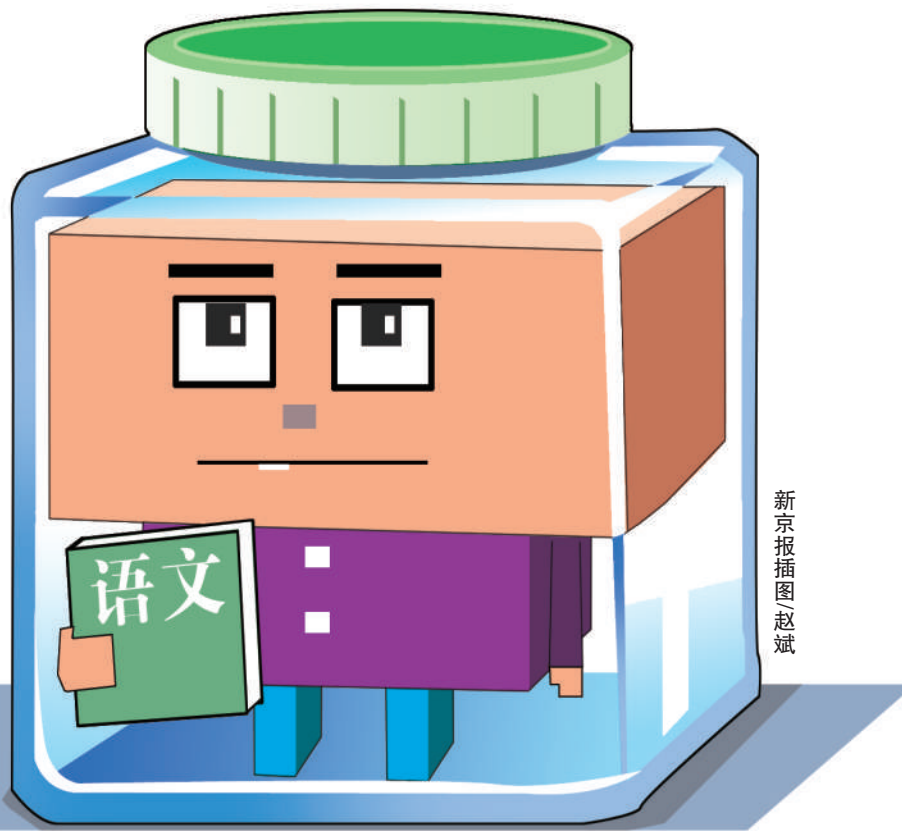
力,语言的尊严并不是靠人为管制所能实现的,它有自己的生存与淘汰方式。

另外,普通话最主要的源泉,是各地的方言。方言土语是汉语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,然而由于不允许在电影、电视等大众传媒上使用,使得今天的普通话,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头语,都变得越来越枯燥贫乏。普通话如果失去方言的滋养,就成了无源之水,它毕竟不是天然语言,而是人造语言。方言的生动性,是普通话永远无法抵达的。我们看到,小品和电视剧一旦使用方言,总

能受到观众热捧。可以设想,假如明清时代,朝廷也有一纸禁令,要求所有戏曲全统一成华北官话,今天我们不可能看到如此之多的地方戏曲了。这是语言学的简单常识。

保护濒危方言,保护整个汉语的多样性,最重要的就是要取消对语言的过度规范。让语言在各类艺术作品中,有自由呼吸和生长的空间,给语言成长以时间,才可能遏制住我们向一个“烂语文”时代的急速堕落。

□叶匡政(北京 专栏作家)



新京报插图(赵斌)

【不同意见】“好声音”遭遇“扒皮”

不到两天的工夫,《中国好声音》中的选手就惨遭网友扒皮人肉。这档号称真诚和好声音至上的节目如其他热播音乐类选秀节目一样,再度陷入口水战的漩涡。

在微博里沉静了很久的冯小刚转发了一段视频,浙江卫视《中国好声音》徐海星歌唱的一段视频,赞其是“去污粉,能洗掉心里的灰尘。”这档节目的视频在此前还引发了姚晨、刘春、张靓颖、李玟等人的热烈追捧,认为这档节目提供了“真实、真诚、善意、善良、美丽、美好”的正能量。

然而,不到两天的工夫,《中国好声音》中的选手就惨遭网友扒皮人肉,徐海星、张玮都是“选秀老油条”;黄勇是专业歌手,他的美甲店老板身份与邹宏宇农民身份一样存在多处疑点——这档号称真诚和好声音至上的节目如其他热播音乐类选秀节目一样,再度陷入口水战的漩涡

——煽情、虚假的声音再次不绝于耳。

如果我们用喧嚣、无底线、纷争来形容中国某些电视节目,那实际上是不经意间以2005年做了区分。2005年之前,电视是高高在上的训导者,观众多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、沉默而无力量,即便是有《玫瑰之约》《快乐大本营》等栏目对大众的某种迎合,也是缺乏互动的单向运动。

2005年,《超级女声》开启了中国电视与观众互动的新时代: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发短信投票决定每一场结局;甚至这种大众投票现象引发学界有关“超女民主是不是一场民粹式民主”的争论;李宇春因此登上《时

代周刊》的封面。“草根通过电视传播实现梦想”的传奇故事在大众关切下活生生发生,从而成为大量流浪艺人的榜样。

2005年的《超级女声》也给了观众一种错觉:草根可以通过电视传播逆袭成就传奇、大众可以传递好恶成全卢瑟们(losers)的梦想,此后的节目对于大众的这种心理运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,大量选秀类节目围绕“实现草根梦想”这一愿景大做文章,多名选手被包装成了身世悲切、境遇堪怜的草根阶层;各种选秀节目的选手都大打“苦情牌”,其中尤以引起收视率高峰的《达人秀》为甚,无臂钢琴师刘伟、民工街舞团等“苦逼型选手”横空出世。

在对选手的悲情身世过度渲染以迎合观众后,观众反而逐渐对虚假的、泛滥的煽情感觉厌倦,进而渴望节目做到“真实”和“真诚”。今年流行的《中国好声音》试图回归音乐的本身,以专业级的评委“盲听”来保证选秀只选好声音,而不受其他因素侵扰。这种“有血有泪的”、“纯粹的”选拔对看惯了炒作、黑幕、煽情、虚假的普通观众而言,无疑是“正能量”、充满了新鲜的气息,这也注定了大众对《中国好声音》的真诚度和真实度要求更加严格。于是,在好评如潮的声音中,扒皮贴刺眼地亮相了,给了标榜“真诚”的《中国好声音》一记耳光。

□梅子笑(北京 媒体人)

【微博秀】

#杨绛先生101寿诞#

7月17日是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!多年前,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:“最贤的妻,最才的女”。杨绛本名杨季康,生于1911年7月17日,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。1935年-1938年留学英法,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、清华大学任教。主要文学作品有《洗澡》《干校六记》,另有《堂吉珂德》等译著,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《我们仨》,96岁成书《走到人生边上》。

@于殿利:杨绛先生101岁生日,今天(7月16日)下午去她家中拜贺。一见面先生就说,你们新出了“现代汉语词典”第6版,正要去买呢。我说:“昨天刚召开出版座谈会,今天我给您带来了。”先生非常高兴地说:“我没事儿的时候就读。”说到宅男宅女时,先生幽默地说:“我就是宅女。”

@陈远:今天(7月17日)是杨绛先生101岁生日,前几年曾经给杨先生写信请求和她聊聊杨荫榆先生,杨先生说:“过去的事情不想再说了,算了吧”。后来有一次杨先生让吴学昭老师打电话邀我前去坐坐,我知道老人喜欢清静,没有上门打扰。编完《逝去的大学》后,接到杨先生电话:“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那时的学校已经不了解了。”

@王以超:杨绛先生快101岁了,杜润生先生也马上100岁了。前者的书,一直摆在书架上,和钱先生的一起。杜先生则是有幸亲见过,印象中是几年前联办的一次活动;素有“中国农村改革之父”称号的杜老,一辈子无论治学还是为人,

都值得称道。希望这样的风范,不会成为绝唱。

@五星大眼:那时候在书里面读到为什么对于女性的称呼可以用先生和“××兄”?通过他们的故事学到了许多知识,更多的是被他们的人格魅力,学识修为而折服。放在我们这个时代,他们那批人可能称为“富二代”、“官二代”,“高富帅”、“白富美”,但他们谦卑的品格,高尚的人格,对爱情的忠贞会永远是一座丰碑。

@长孙凌烟:钱先生的《围城》与她的《洗澡》,是我读到最风趣幽默的书。我渴望做她那样的女人,与世无争,精于学术——生活中的每个人都与她有关,但仿佛生活又都与她无关。我渴望也遇见这样一段爱情,遇见之前没有想过婚姻,遇见之后没有想过别的人。

@炎于永恒:杨绛先生,我最崇敬的女文人。在读过的所有作品中,最有一种“贤惠、超脱、温婉、淡然”的感染力。钱钟书云“最贤的妻,最才的女”,一点不假。“我和谁都不争、和谁争我都不屑”。先生的长寿,实在与其与世无争的心境有关。

#十年体逆袭语文#

范例:十年前,女:“对不起,我不会喜欢你的,你不要再坚持了,你这就好比在虹桥机场等火车,而火车是永远不会来的,有意思吗?”男生听后默默走开。十年后,在上海虹桥始发的动车上,我听到一名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师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……

@贝波不吃草:十年前,女:“对不起,我不会喜欢你的,你不要再坚持了,你这就好比要在南昌看海,但是南昌是没有海的,有意思吗?”男生听完默默走开。十年后,在南昌一个大雨磅礴的上午,我听到一名城市给排水规划设计师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。

@互联网号外:十年前,女:“对不起,我不会喜欢你的,你不要再坚持了,你这就好比我想要一颗色泽饱满,体形圆润的西红柿,而这种西红柿是很难找到的!”男生听后默默地走开,十年后,我看到刘强东发了一条#西红柿#的微博。

@晓当一声巨响:十年前,女:“对不起,我不会喜欢你的,你也不要坚持了,就算彭家桥倒了,我也不会

喜欢你的,彭家桥会倒吗?不会嘛?”男生听后默默走开,十年后,彭家桥拆迁,我听到一名市政工作人员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。

@一棵很逊的博博菠菜:“十年体”要火啊,我也编了一个。女:“对不起,我不会喜欢你的,你不要再坚持了,认识三天就想定关系,你要流氓啊!有意思吗?”男的默默走开,十年后我听到《非诚勿扰》节目组编导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。

@小飞虫:十年前,女:“对不起,我不会喜欢你的,你不要再坚持了,你就好比今年暑假重播《还珠格格》,是不会重播十年的,有意思吗?”男生听后默默走开。十年后,在马鞍山的芒果台,我听到一名芒果台员工讲了这个故事。